

西贝

长篇小说系列

笨花

这家姓一个很少见的姓——西贝。因为这姓氏的少见，村人称呼起来反而觉得格外上口，这村名叫笨花，笨花人称这家为西贝家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鍾
凌

长篇小说系列

笨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笨花/铁凝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铁凝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9496-7

I. ①笨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3730 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47 千字

开 本 680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34.75 插页 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96-7
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笨花、洋花都是棉花。

笨花产自本土，洋花由域外传来。

有个村子叫笨花。

第一章

1

这家姓一个很少见的复姓——西贝。因为这姓氏的少见，村人称呼起来反而觉得格外上口。这村名叫笨花，笨花人称这家为西贝家。

西贝家的院子窄长，被南邻居向家高高的后山墙影罩，向家的表砖墙便成了西贝家的一面院墙。于是村人对西贝家的院子也有了歇后语：西贝家的院子——一面儿哩（理），用来形容人在讲理时只说一面之词。站在向家房上往下看，西贝家的院子像条狭长的胡同，房门也自朝一面开着。受了两棵大槐树的笼罩，院子显得十分严谨。吃饭时，西贝家的人同时出现在这狭长的“胡同”里，坐在各自的房门口一字排开。他们是：最年长的主人鳏夫西贝牛；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；二儿子西贝小治，以及他们的妻室。再排开去是西贝家的第三代：长孙西贝时令，长孙女西贝梅阁，以及最小的孙子残疾人西贝二片。西贝家的第三代均为长子大治所生，小治无子女。这个次序的排列，从来有条不紊。他们或蹲或坐在各自的位置，用筷子仔细打捞着碗中的饭食。西贝家的饭食在村里属中上，碗中米、面常杂以瓜薯，却很少亏空。大概正是这个

原因,西贝家进餐一向是封闭式的,他们不在街上招摇,不似他人,习惯把饭端到街上去,蹲在当街一边聊天一边喝着那寡淡的稀粥。西贝牛主张活得谨慎。对西贝牛这个做人的主张,西贝全家没有人去冒失着冲破。

西贝牛矮个子瘪嘴,冬天斜披着一件紫花大袄,大袄罩住贴身的一件紫花短袄,一条粗布“褡包”^①紧勒住腰,使他看上去格外暖和,站在当街更显出西贝家生活的殷实。即使在夏天,西贝牛的紫花汗褂,纽扣也严紧。西贝牛外号大粪牛,这外号的获得,源于西贝牛的耕作观。西贝牛种田,最重视的莫过于肥料——粪,而粪又以人粪为贵。人粪被称为大粪,全家人也极尊重大粪牛的意见,遗矢时不是自家茅房就是自家田地,从不遗在他处。由于施肥得当,水也跟得上,西贝家的庄稼便优于全村了。当然,西贝牛的耕作秘密还不仅如此,他的耕锄、浇水规律可谓自成体系。这样,在西贝家耕作的不多田亩里,就收获了足以维持碗中餐的粮食和瓜菜。碗中餐丰裕了,大粪牛站在当街便可以俯视全村了。大粪牛的眼光是高傲的,他对村人在耕作上的弊病,历来是心中有数。其中最使他怜惜的是南邻居向家的耕作态势。向家虽然院墙高大,土地广阔,处事讲究时尚,有时还显超前,但对土地却懈怠,全家人常忙于自己,置土地于不顾。对此,大粪牛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,并不开口或批评或建议,大粪牛是一位缄默的庄稼人。

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,长相不似西贝牛,他体格高大,头部却明显偏小,前倾的脖子,赤红的双颊,使人想到火鸡。当地人把火鸡叫做变鸡,变鸡不在家中饲养,那是闹市上卖野药的帐篷里的观赏物。那时卖药人在篷中摆张方桌,方桌上罩块蓝洋布,火鸡便站在蓝洋布上实施着脸色的变化,忽红忽绿。火鸡是帐篷的中心,卖药人站在火鸡旁边喊着:“腰疼腿疼不算病,咳嗽喘管保

^① 褡包:系在衣服外面的长而宽的粗布腰带。

险……”火鸡是个稀罕，这个稀罕俯视着患者，给患者以信心。大治的脸像火鸡，行动也像火鸡，走路时两条长腿带动起滚圆的身子，一颠一颠。但他不笨，会使牲口，西贝牛的诸多种田方案，主要靠他实施。西贝大治冬天也披一件紫花大袄，但里面不再套短棉袄，而是一件浸着油泥的白粗布汗褂，突出的肚子把汗褂绷得很紧。大治会使牲口，还会喂牲口，家里的一匹黑骡子，让他喂养得比高血马^①还壮大。这骡子十分温顺、勤勉，完成各种差事常常一溜小跑。它拉水车，水车便有超常的转速，丰沛的水在垄沟里汹涌。而南邻向家浇地时，两挂水车的水势汇在一条垄沟里，水仍然是萎靡不振。大治相貌不似父亲，但做派像，也是少言寡语，遇事心中有数。和乡亲对话时，常操着一副公鸭嗓儿做些敷衍，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，应付着对方复杂的问话。你说，今年雨水大晴天少，庄稼都长了腻虫，快晴天吧。大治准敷衍着说：“嗯。”你说，今年不下雨，旱得庄稼都“火龙”了，快阴天吧。大治准也说：“嗯。”那声儿就像鸭叫。

大治的兄弟小治，性格和长相与父兄都不同，他中等个儿，梆子头，一双眼睛看上去有点斜视，但视力超常。小治种田显得随意，像个戏台上的票友，挂牌出场、摘牌下场任其自愿。处事谨慎的西贝牛，却不过多计较小儿子的劳作态度，于是小治就发展了另外的兴趣，他打兔子，且是这一方的名枪手。打兔子的枪手们，虽然都是把枪口对准兔子瞄准射击，却又有严格的技术差别和道德规范，即：打“卧儿”不打“跑儿”，打“跑儿”不打“卧儿”。“卧儿”指的是正在安生着的兔子；“跑儿”是指奔跑着的兔子。这个严格的界限似联系着他们的技法表演，也联系着他们的自尊。小治是打“跑儿”的。深秋和冬天，大庄稼被放倒了，田地裸露出本色。打兔子的人出动了，他们肩荷长筒火枪，腰系火药葫芦和铁砂袋，

^① 高血马：高加索血统马，体形高大。

大踱步地在田野里开始寻找。这时，也是兔子们最慌张的时候——少了庄稼它们也就少了藏身之地。它们开始无目的地四处奔跑。惟一使它们感到少许安慰的，是它们灰黄的毛色和这一方的土地相仿。于是在一些兔子奔跑的时候，另一些兔子则卧进黄土地里碗大、盆大的土窝，获取着喘息的机会。这样就有了“跑儿”和“卧儿”之分。小治在秋后的田野里大踱步地寻找，他那双看似望天的斜视眼，却能准确地扫视到百米之外奔跑着的离弦箭似的兔子。有“跑儿”出现了，小治立时把枪端平，以自己的身体为轴心开始旋转着去瞄准猎物。当枪声响起时，就见百米之外的猎物猛然跃身一跳栽入黄土。这时，成功的小治并不急于去捡远处的猎物，他先是点起烟锅儿抽烟。他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四处张望，他是在研究，四周有没有观赏他“表演”的人。枪响时，总能吸引个把观赏者。当小治终于发现有人正站住脚观赏他的枪法时，才在枪托上磕掉烟灰，荷起猎枪，带着几分不经意的得意，大步走向已经毙命的猎物。他弯腰捡起尚在绵软中的毛皮沾着鲜血的兔子，从腰里拽出根麻绳，将兔子后腿绑紧，再把它挂上枪口，冲着远处的观赏者搭讪两句什么，竭力显出一派轻松和自在。黄昏时小治还家，总有两三只“跑儿”垂吊在他的枪筒上，此时“跑儿”们身上的鲜血已被野风吹成铁锈色，身子也变得硬挺。

小治还家了，终日安静着的西贝家常会在这时传出一片喧闹。这喧闹不是为了小治的胜利归来而欢呼，那是小治的内人——一位平时在西贝家不显山水的女人在房顶上的叫骂，她面朝东北，很有所指地骂起来。她在骂一个女人，大意是说，小治本应该有多一只兔子带回家的，现在却少了一只，那少了一只的兔子是小治路过村北的小街套儿坊时，隔墙扔给了一个名叫大花瓣儿的寡妇，这寡妇常年吃着小治的兔子，和小治靠着。这大花瓣儿便住在笨花村“阴山背后”、面朝野外的套儿坊。小治内人的骂，先是指桑骂槐式的旁敲侧击，到最后则变成单刀直入且加重语气的破口大骂。

她骂那女人——大花瓣儿,因为两腿之间抹了香油,男人们才顺着香味儿奔进她家。她说,吃小治的死兔子不如让小治给逮一只活兔子,活兔子那物件儿尖,性也大,专治浪不够的女人。最后她常用号啕大哭结束这场无人还击的叫骂。也只在哭声从房顶上传下来时,作为一家之主的西贝牛才站在当院开始发话。他冲着房顶上喊:“想叫街^①哟,你!还不滚下来添锅做饭!”

果然,西贝牛的吼声使房上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少时,西贝家的风箱响起来,烟囱里的炊烟升起来……小治的内人是务厨的主力,而被她称做大嫂的大治的内人只是个帮厨的角色。当月亮升起来,西贝一家又在各自屋门口一字排开吃饭时,院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。一家人只呼呼地喝着碗里的粥,就着堆在碗边以内的一小撮咸菜。小治枪口上的猎物并不是他们全家的吃食,两只兔子(或一只)仍然吊在枪口上,第二天小治将要到集上卖掉兔子换回枪药和铁砂。

西贝全家都意识到小治往大花瓣儿家扔兔子,实在是这个和睦殷实之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弊端,但西贝牛从不追究小治的行为,也不四处打听去证实这件事的真伪。

小治的打兔子继续着,小治媳妇晚饭前房顶上的叫骂也继续着。日子久了,那叫骂就像是西贝家晚饭的一个序曲,又好比西贝家一个固定的保留节目。少了这个序曲,西贝家的晚饭就迟迟不能开出;少了这个节目,西贝家的一天就不能说过得圆满,此时的笨花村便也仿佛少了点什么。小治不理睬女人的叫骂,只待晚上和媳妇上炕后才对着房梁说:“不论谁抹香油都能招男人?”要不就说:“男人都是冲着香油去的?知道什么呀你!再说,你看见我扔兔子啦?”媳妇说:“就是,就是看见啦,咱二片看见啦。”小治说:“哼,二片……”

① 叫街:乞丐哭喊着的乞讨。

西贝牛的小孙子，西贝大治的小儿子西贝二片，这年虚岁十二，胎里只带出一条半腿，另外半条腿在膝盖以下消失了，只留下像擀面杖似的一截秃头，这秃头上还努出一个脚趾头，脚趾上也长了趾甲。那确是人的一枚小脚趾头。西贝二片走路在地上蹭着走，只在必要时他才蹿起来用一条腿跳跃。村里没有他蹭不到的地方，也没有他不了解的事。西贝二片蹭着走路，视点就低，偏低的视点所到之处常是女人的胯下。有时他还向女人的胯下发起冲击，或用棍子，或用一把土。女人们都把西贝二片看做自己的天敌。但西贝二片冲击的女人，只局限于刚嫁到笨花的新媳妇。他常对人宣称他知道所有笨花新媳妇那地方什么样，因为他常把她们堵在茅房里看。叔叔小治给大花瓣儿扔兔子的事，就是他说给他的婶子，小治媳妇的。

西贝全家默认着小治的行为，也默认着小治女人叫骂的合理性。只有西贝梅阁对此另有见地。当西贝小治媳妇叫骂之后倚住灶坑做饭时，梅阁就说：“婶子，听我一句吧，咱们都是上帝的罪人。人世间的事，不论善恶，惟有上帝才会做铺排，婶子往后就别上房了。”

西贝梅阁举出上帝来说服小治媳妇，因为她信基督，西贝家也只有她识文断字。十六岁的梅阁，六岁时就跟前街刘秀才学识字，后来又跟南邻家的向文成大哥念实用白话文，在县里上简易女师的时候迷上了基督教。当时有位瑞典牧师来县城传教，这基督教义使梅阁着了迷。她坚信上帝的存在，她有许多心事，从不告诉家人，只递说上帝。现在她虽然还没有受洗，却觉得自己离上帝越来越近。不过，西贝梅阁对婶子的规劝，并没有止住婶子对大花瓣儿的叫骂。梅阁常在这时躲进自己屋里对着炕角流眼泪，只想着自己的软弱，软弱得连婶子也说不服。要克服这软弱，还得求主帮助。这时只听爷爷西贝牛在院里没有人称地喊：“还不出来给牲口煮料，人吃饱了，还有牲口哪！”

随着西贝牛的喊声，梅阁就听见开门出来煮料的又是婶子。煮料是把黑豆和高粱一起放在锅里煮。喂牲口的人要把煮熟的料和切碎的干草拌起来给牲口吃。西贝家人吃得饱，牲口也吃得饱。片刻，风箱响起来，煮熟一锅料，比做一顿饭也不省工夫。西贝梅阁伴着风箱“夸嗒夸嗒”的响声睡着了，西贝家也从黄昏进入黑夜。

2

笨花村的黄昏不只属于西贝家，那是一整个笨花村的黄昏。

黄昏像一台戏，比戏还诡秘。黄昏是一个小社会，比大社会故事还多。是有了黄昏才有了发生在黄昏里的故事，还是有了黄昏里的故事才有了黄昏？人们对于黄昏知之甚少。

笨花村的黄昏也许就是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的：太阳下山了，主人牵着劳作了一天的牲口回村了。当人和牲口行至家门时，牲口们却不急于进家，它们要在当街打个滚儿。打滚儿是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，打滚儿是对一整天悲愤的宣泄。它们在当街咣当一声放倒自己，滚动着身子，毛皮与地皮狠狠磨擦着，四只蹄脚也跟着身子的滚动蹬踹起来，有的牲口还会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呻吟。这又像是对自己的虐待，又像是对自己的解放。这时牵着牲口的主人们放松手里的缰绳，尽心地看牲口的滚动、摔打，和牲口一起享受着自已于自己的虐待和解放，直到牲口们终于获得满足。大多有牲口的人家，门前都有一块供牲口打滚儿的小空地，天长日久，这个小空地变做一个明显而坚硬的浅坑。西贝家和向家门前都有这样的浅坑。

牛不打滚儿，打滚儿的只有骡子和驴。

西贝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是牲口的主人西贝牛或者他的大儿子

西贝大治。向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本应该是牲口的主人,年龄和西贝牛相仿的向喜,或者向喜的大儿子向文成。但向喜和向文成都不牵牲口打滚儿,他们各有所忙。家里养牲口,他们却离牲口很远,只把牲口交给他们的长工,长工倒成了牲口的主人。

西贝家有一匹骡子。向家有两匹骡子,一匹大骡子一匹小骡子。其实大骡子不老,小骡子不小。拉车时大骡子驾辕,小骡子跑哨。浇地时两匹骡子倒替着拉水车。

打完滚儿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,步入各自的家门,把头扎进水管^①去喝水。它们喝得尽兴,喝得豪迈。再小的牲口,转眼间也会喝下一筒水。

向家的两匹骡子在门前打完滚儿,进了家,喝光两筒水,显得格外安静。它们被任意拴在一棵树上,守着黄昏,守着黄昏中的树静默起来。再晚些时候,长工才会把它们拴上槽头喂草喂料。

牲口走了,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鸡蛋换葱的,他以葱换取笨花人的鸡蛋。以鸡蛋换葱的买卖人并非只收鸡蛋不收钱,因为村里人缺钱,卖葱人才想出了这个以物易物的主意,笨花有鸡蛋的人家不在少数。久而久之,卖葱人反而像专收鸡蛋似的,连吆喝也变得更加专业。他推一辆小平车,车上摆着水管粗细的两捆葱,车把上挂个盛鸡蛋的荆篮。他一面打捋着车上的葱脖儿、葱叶,一面拉出长声优雅地吆喝着:“鸡蛋换……(呜)葱!”随着喊声,来换葱的人陆续出现了,她们大多是家里顶事的女人。女人在手心里托个鸡蛋,鸡蛋在黄昏中显得很白,女人倒显得很模糊。她们把洁白、明确的鸡蛋托给卖葱人,卖葱人谨慎地掂掂鸡蛋的分量,才将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荆篮。一个鸡蛋总能换得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。女人们接过葱,却不马上离开,还在打葱车的主意,她们都愿意再揪下一两根车上的葱叶作为“白饶”。卖葱人伸出手推挡着

^① 水管:水桶,一筒水约50市斤。

说：“别揪了吧，这买葱的不容易，这卖葱的也不容易。”买葱的女人还是有机会躲过卖葱人的推挡，揪两根葱叶的。她们攥紧那“白饶”的葱叶，心满意足地往家走，走着，朝着“白饶”的葱叶咬一口，香甜地嚼着，葱味儿立刻从嘴里喷出来。女人拿鸡蛋换葱，揪卖葱人两根葱叶显得很自然。

西贝家不拿鸡蛋换葱，他们珍惜鸡蛋，地里也种葱。向家拿鸡蛋换葱，向家出来换葱的多半是向文成的媳妇秀芝。秀芝换葱不揪葱叶，她不是不稀罕近在眼前的葱叶，她是觉着磨不开。但对于鸡蛋大小的认可，有时她也和卖葱人的看法不一。卖葱人说向家鸡蛋小，当少给其葱，秀芝就说，这鸡蛋不小，别少给了。最后，卖葱人把秀芝已经拿在手里的葱左换右换，终是把大的换成小的。秀芝也不再争执，心想，天天见哩，随他去吧，吆喝半天也不容易。

一个卖烧饼的紧跟着卖葱的走过来。这是邻村一位老人，他步履蹒跚，扛个大柳编篮子。一块白粗布遮盖着篮子里的货物，这盖布被多油的烧饼浸润得早已不见经纬。老人喊：“酥糖……（吔）烧饼！”老人篮子里有烧饼两种，代表着当地烧饼的品种和成色。这里的烧饼以驴油做酥面，与水和的面层层叠叠做成。酥烧饼带咸味儿，一面沾着芝麻粒儿；糖烧饼也酥，却以甜见长，不沾芝麻，只钤以红色印记。买主来了，老人掀开盖布，和买主就着暮色一同分辨着酥的和糖的。但他决不许买主直接插手——那酥货娇气。他的辨认从不会有误，篮子里次序有致。笨花村吃烧饼的总是少数，因此老人眼前的顾客就不似鸡蛋换葱的踊跃。但老人还是不停地喊着，这常常使人觉得他的喊声和生意很不协调。他的嗓音是低沉中的沙哑，倒把卖葱人的喊声衬托得格外嘹亮。卖烧饼的老人在向家门前喊着，他是在喊一个人，便是向喜的弟弟、向文成的叔叔向桂，先前他买烧饼吃。黄昏时笨花人常看见人高马大的向桂走到卖烧饼的跟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票子，豪爽地放到老人篮子里，拿几个糖的，再拿几个酥的，迫不及待地张嘴就吃。

卖烧饼的最愿意遇见向桂这样的顾客,他们不挑不拣,不计较烧饼的大小,有时甚至还忘了找钱。可惜向桂已经离开笨花在县城居住,但卖烧饼的老人还是抱着希望,一迭声地试探着,希望能喊出从城里回来探家的向桂。当他的希望最终变成失望,他停止了吆喝在向家门前消失后,大半是一个卖酥鱼的出现了。卖酥鱼的不是本地人,他操着邻县口音。邻县有一个季节湖叫大泊洼,洼里专产一种名为小白条的鱼,大泊洼也就有了卖酥鱼的买卖人。笨花人都知道大泊洼的人“暄”,不似本地人实在。卖鱼人在笨花便也不具威信,他们来笨花卖鱼时就更带出些言过其实的狡黠。

笨花村吃鱼的人是凤毛麟角,单只向家有人嗜好鱼腥儿,就是向喜的女人,向文成的母亲同艾。那是她跟随丈夫向喜在外地居住时养成的一种习惯,一种“派”。同艾先是跟向喜住在保定城东小金庄,吃保定府河和白洋淀里的鲫鱼、鲤鱼,那是向喜由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,进入北洋新军期间。后来她又跟向喜在湖北吃洞庭湖里的胖头鱼,那是向喜驻防城陵矶期间。之后她还吃过沿长江顺流而下的洄鱼,那是向喜驻防湖北宜昌期间。再后来她还吃过产自吴淞口三夹水的腌黄鱼,那时向喜在吴淞口,正统领着驻扎于吴淞口的陆军和海军。从同艾的吃鱼历程可以看出她经历的不凡,还可看出同艾的丈夫向喜本是一位行伍之人,她的吃鱼经历似也代表着向喜在军中的经历。虽然,几年以前向喜的行伍生涯已成历史,但向家门檐下的匾额仍然清楚记载着向喜在军中的位置。有块朱底金字的匾额,上书:干城众望。上款为:贺向中和先生荣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少将旅长;下款为:中华民国十一年笨花村乡眷同敬贺。向中和便是向喜,向喜从戎后就不再叫“喜”,他为自己取名为向中和。

这个黄昏,同艾受了卖酥鱼叫喊的吸引,掏出一张老绵羊票让秀芝去买鱼。同艾吃鱼纯属个人嗜好,如同人的抽烟、喝酒。逢买鱼,她一向动用体己。秀芝为同艾买回半碗酥鱼,那一抻长的酥鱼

在碗中一字排开,金灿灿的倒也可爱。同艾看见鱼,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便尝,但那入口的东西却并不像鱼,像什么?同艾觉得很像煮熟的干萝卜条,才知受了坑骗。她也不责怪秀芝,端起碗就去追那个卖酥鱼的。那卖酥鱼的已经不见踪影,墙根儿只剩下一个卖煤油的。卖煤油的知道向家太太同艾受了骗,愤愤然道:“人不济,还敢在这儿久留?”同艾本来是要冲着卖鱼人的去向大骂几句的,同艾心里自有骂人的语言。不过当她一想到邻居西贝家小治媳妇骂人举止的不雅,还是把脏话咽了回去。同艾在人前是注重行为举止的,平时她说话斯文,语言多受着外地的感染。她操一口夹带官话的本地话,笨花人说“待且”,她说“待客”;笨花人说“看戏”,她说“听戏”;笨花人说“喝茶”,她说“吃茶”。受了骗的同艾总算把就要出口的骂又咽进肚里,只对卖煤油的说:“才相隔几十里,怎么就不知道认个乡亲。”她说的还是那个卖鱼的。卖煤油的说:“出了名的暄。”他说的也是那个卖鱼的。同艾的气还是再次涌上来,气着,把半碗酥鱼泼到当街,奔回家中。院里,儿子向文成正站在廊下擦灯罩,他一边冲灯罩哈着气一边说:“这才叫萝卜快了不洗泥呢。鲜萝卜倒有个顺气理肺的功能,这干萝卜条比柴火棍子也强不了多少。”同艾接上向文成的话,也才把那卖酥鱼的骂了声“黑心贼”,说,黑心贼快遭天打五雷轰了。她骂着,骂里却又带出一串笑来。向文成又说:“那大泊洼的鱼也能叫鱼?即便是真鱼,比个蚂蚱的养分也强不到哪儿去。”同艾的儿子向文成是个读书人,但他幼年遇到灾病,一只眼已经失明,另一只眼仅残存着微弱视力。仿佛就因了视力不强,向文成便分外注意对灯罩的擦拭。他冲灯罩哈一次气,擦拭一次;再哈一次气,又擦拭一次,直至他确认那灯罩一尘不染。向文成和同艾说着鱼和蚂蚱的养分,门外又传来卖煤油的吆喝声。卖煤油的喊:“打洋……(吨)油!”他在喊秀芝,秀芝不出来打油,卖煤油的横竖是不走。他偎住墙根儿,把自己韆在一件紫花大袄里,他眼前是一只

长满铁锈的膝盖高的方油桶。如果在天亮,可以清楚地看到油桶上凹陷的字样:美孚油行。这只有着美孚油标志的原装桶上摆放着两个提,一个为一两,一个为半两。向家的每盏灯里,隔长补短要添足半两煤油。秀芝走过来,把灯举到卖油人跟前,也不必说话,卖油人就把煤油一提一提地提入向家的油灯里。秀芝则把早已备好的零钱递过去。向家与卖油人的交易最为简洁,无须挑拣,对分量也不存争议。洋油产自美孚油行,想掺水也掺不进去,不似卖酒的。

就在卖油人将煤油提入秀芝的油灯时,一个人影儿正从东向西飘忽过来。这人个子偏矮,紫花大袄的前大襟被他掀起一角掖入腰间的褡包,一杆旱烟袋搭在肩上,烟袋的后边连着火镰和烟荷包。他走起路来身轻若燕,宛若戏台上的短打武生。每天的这时,他都要移动着碎步从笨花的最东头走向最西头。每天他都要从卖煤油的油桶前走过,每天煤油桶前都有打油的。每天打油的跟前都站着秀芝,每天秀芝看见他就像没看见。转眼间他的脚步所到之处就是笨花一条街。这时街上的闲人多起来,他们像专门等待着这个时刻,专门等待着这人的到来。或许这才是笨花村真正的黄昏。

这人名叫五存,他这习惯性行为使他得了个绰号叫“走动儿”。此时走动儿正敦促着自己往一户人家赶,这户人家有个正等待他的女人。走动儿没有办法阻止住自己这每天黄昏时的走动儿。如果男女之间有一种见面叫做幽会,那么这就是幽会了。所不同的是,在这场幽会里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一街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几分浪漫、几分刺激的时刻,等待这个时刻的人里也包括了那女人的丈夫和儿子。女人的丈夫叫元庆,也姓向,是个胡子连着鬓角的驼背。女人的儿子叫奔儿楼,奔儿楼上学,刚念小学四年级,却写得一手好字。过年时他写半个村子的对联,近两年向家写对联也找奔儿楼。元庆自家门上也贴着奔儿楼写的对联,这对联每年

都是“又是一年春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”。

走动儿来了，走动儿走到奔儿楼家门口，紫花大袄擦着或新或旧的对联“潜入”奔儿楼家。这时元庆和奔儿楼便从家里“溜”出来，元庆扎个人堆，和大伙儿一起海阔天空起来；奔儿楼只靠在自己所写的对联上等待走动儿的离去：又是一年春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。半顿饭的工夫吧，走动儿走了。奔儿楼便像个探子一样从人群里喊出元庆，二人一起回家。至此，笨花街上才变得鸦雀无声。黄昏结束了。

谁也不知道奔儿楼家的事是怎样发生、发展、运作的，懂得自重的笨花人，谁也不去了解 and 打探，他们只在等待新的黄昏的到来。

秀芝买回煤油，把几盏灯摆在院里的红石板桌上。向文成还在擦灯罩，他冲着灯罩哈一阵子气，再把块撮布塞进去，旋转着擦拭一阵，然后拽出撮布，把灯罩举到眼前对着天空照。其实天早就黑暗下来，星星早已布满天空，但向文成仍然举着灯罩对着天，他的照看不再是照看，那已经变成一种感觉。他是一个视力无比微弱的人，微弱到看不见夜空里的星星，更看不见灯罩上的烟尘。可他的感觉无比准确，他最愿意这个能够放射光明的玩意儿一尘不染。黄昏时收捡全家灯罩的永远是向文成。

向文成擦完灯罩，把灯罩一一扣在注满煤油的灯座上，并不急于点燃。他对着满天的星星不说油灯，单说电灯。他说，电灯的原理，就是靠了两极的接触，电有阴极、阳极，两极相吸才能生电，同性则相斥。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有两丈高，晚上光彩夺目，也是靠了两极的原理。向文成的说电、说电灯，仿佛是自言自语，又仿佛是在演讲；仿佛是说电灯原理，又仿佛说的是别的什么。

刚才厨房里一直有风箱声，现在风箱声停了，向家该点灯了。

向家点起了灯，一个黄昏真的结束了。